

我全名叫馮汝竹，今年四十八歲，我係嘅菜園村出世，菜園村呢個家由我爸爸開始，到依家已經五十幾年，在那裏種田，養牛，之後養豬，再養鵝。我們的地原本只有皇家地，知道政府隨時收，隔離剛好有人賣地，於是就買下來，但今次兩樣都畫起來要收地，連塊私人地都要收。依家我們神經緊張得好厲害，呢半年都瞓唔到覺，諗下點樣同政府搞落去，你唔同佢鬥爭，佢就順手搞掂。

附近橫台山和八鄉不是收佢的家，只是收祖先的地，他們沒有在那裏種過地，所以沒有感情，我們的家是我們逐擔磚沙起的，一磚一瓦真係自己做的，有土生土長的根。

我地係一個大家庭，有十三兄弟姊妹，而家仲有幾兄弟姊妹、叔公聚在一起住，是一個族群在那邊住，我們一家是一部相機都影唔晒，佢收了地就如雀巢拆左右分別，冇人甘心？。

我結婚後搬去天水圍，但我日日都返黎種嘢，我係清潔工，上午做清潔，下午回菜園村耕田，如果有一份好高人工的工，我也會選擇耕田，陽光空氣泥土是會令人健康，不會令人咁早衰老的。但在香港，農夫已經被迫到冇氣透，以前我地養牛、養豬、養鵝，但一步步被取締，而家叫做仲可以種下田，種下花，但又面臨拆遷，我請求政府不要再拎走佢，拎走佢，就是將一個人的興趣生命都拎走。

而家在香港，五十幾歲搵唔到工，就好似等死咁，其實係悲哀，六十幾歲其實都好有體力的，但香港就好似等死咁。

政府最唔好一樣野就係自大，老人家都排唔到位去老人院，咁點解你又要搞菜園村的老人，依家城市的人都要四年先一個位，所以四百億，不如用來起老人院。

2009年5月14日